

漢書補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弘書云次

卿足下則弘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傳稱齊菑 一字次卿 菑川薛人也補注薛縣人也薛並不屬二國正義表云

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

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

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言齊菑川者誤也齊召南云本傳牧

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薛縣東去海絕遠又云菑川國復

推上弘史漢並合然則弘為薛人尚可疑其為菑川人似無可疑

也錢大昕云地理志菑川國二縣無薛縣然高五王傳菑川王終

古曾削四縣安知薛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所載侯國領縣若干

皆元成以後之制如錢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陞城

故屬趙之類類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駁傳沈欽韓云菑川

治劇薛蓋劇字之誤洪頤煊云薛當是鄉聚名如東方朔傳平原

厭次人之類先謙案史漢並書薛人則薛非劇誤史稱薛縣則非

鄉聚名也薛去菑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削四縣之內史記云

少時為薛獄吏蓋弘本蒲川人其先齊未分故稱齊蒲川人因少在薛久故或亦稱為薛人耳此史家承謠班未及栞正者也

時為獄吏更有罪免補注先謙曰史記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

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補注宋祁曰士是時弘年六十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

合意師古曰奏事不上怒曰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

也一曰以病移居補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蒲川國復推上弘

補注沈欽韓曰案西京雜記云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

素絲一綫撲滿一枚書題遺之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

選補注先謙曰用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王念

孫曰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士蓋聞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

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補注先謙曰解詳武陰陽和紀亦見元紀刑法志

五穀登六畜蕃

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曰山不童澤不涸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無草木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藪龜龍

古草字

游於沼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浴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先謙曰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較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

國也補注先謙曰二語本大戴禮少開篇盧辨注以北發為北狄地名其言北發渠搜氏羌徠服與南撫交趾文不相屬制策川為

封舉蓋誤故弘對略而不言渠搜西域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

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

朕甚嘉之

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

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補注先謙曰官本問上有敢字是

天人之道何所本

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焉也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

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屬

統垂業下接物鬼變化四字語似不倫據引對屬統垂業之本也以下無一語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天命之符廢

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曰正而

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末世貴爵厚賞

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

刑補注錢大昭曰當闕本及漢紀並作賞先謙曰官本作賞是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

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補注先謙曰即官本作則古即則通用不奪民時不妨民力

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羣臣遼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遼音七旬反其字從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上師古作李奇是之作是引宋祁曰遼疑

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之先謙案李訓遼為有次第古無此義其

說非也遼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遼復也復乃復之誤

字徐鉉韻譜遼復也復即退字遼集韻作俊耳景文不能改遼為俊也

故景文以為遼疑作後今傳寫誤作俊耳景文不能改遼為俊也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補注先

本治下有民字引宋禘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

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人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

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補注先謙曰由下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

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干萬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

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補注先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祁曰監本漸

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故畫衣冠異章服而

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

反補注先謙曰官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

本無亦字此衍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

師古曰說讀曰悅

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

師古曰履而行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履上有視字

智者

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

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擅殺生之柄通

塞之塗

師古曰擅專也補注錢大昭曰通下脫壅字南監本闕本及鼂錯所引並有壅字先謙曰官本有壅字

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見顯也

凡此

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補注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漸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

字者是也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法設而不用

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

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宋祁曰天德漸本無

德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順字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入字

引宋祁曰漸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本云召入見班門為金馬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

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

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民蓋緣下民字而誤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

是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

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冊

書答曰補注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

然見治道之可已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

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

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補注宋祁曰累當作案注文累積字上當有案古累字四

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

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緣

飾曰儒術

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一歲中至左內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歲徐廣注一云一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

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

之補注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

師古曰求閒隙之暇黯先發

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所言皆聽曰此日益親貴嘗與公

卿約議

師古曰約要也

至上前皆背其約曰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

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

補注先謙曰史記情下有實字

始下無為字為讀曰偽

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曰臣為忠不知臣者曰臣

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

聞

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明也善明諫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恢奇多聞

常稱曰為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

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補注宋祁云一作滄

北築朔方之郡弘

數諫曰為罷弊中國曰奉無用之地

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

願罷

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古師

日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曰弘才非不能得一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

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然爲布被補注沈欽韓曰

公孫弘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曰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曰釣

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歸日修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亦上僭於君下桓公曰霸亦上僭

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

日比方也一曰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曰下至

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差別也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曰爲

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官公卿表引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引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於三年耳先是漢常已列侯為丞相唯引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已授

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已顯重而文德已行褒

其曰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引為平津侯補注齊召南曰按志

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云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其後已為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

故事至丞相封自引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引

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已延

賢人師古曰問者小門也東向閣之適當庭門而引賓客已別於據史官屬也補注錢大邪曰西京雜記其一日欽賢館以待

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

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教居接士之館姚鼐曰此閣是小門不以賢者為東閣別開門延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

為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為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

府及州郡皆得作閤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而書籍字形往往外互當各隨義正之先謙曰官本閤作閣

與參謀議引身食一肉脫粟飯音他活反補注李楨曰說文糲米

一斛春九斗曰漿廣韻漿精細故入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

也不當作鑿先謙曰官本作鑿生故交也仰音

牛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引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引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

被我自引有之引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張揖曰朝

疑其矯焉引欺曰甯奉祿皆已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

逢惡貨不逢故人王念孫曰意忌二字平列意

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補注王念孫曰意忌二字平列意

注意疑也陳平張諸常與弘有隙補注宋祁曰南本常作賞

湯二傳並同此文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補注先謙曰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

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使人由臣子之道由從也今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已塞責古師

曰塞當也補注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曰行之者三君臣先謙曰塞答也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曰

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

為仁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

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

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

勞師古曰言未陛下下過意擢臣引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

意猶言過垂恩意先謙曰官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引行能不足

曰稱師古曰不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曰報德塞

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宏至有發蒙振

者皇恐避位蓋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

亦非得已也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

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遭遇石武師古曰石亦上

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禍據顏注亦當是禍字史記作遭遇

禍相涉因譌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

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

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世傳國為侯行者所以行賞也武帝

自言身任賞罰之權與史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

記文義各別而漢書為勝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

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

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恙憂也以

言罹霜露寒涼之疾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

輕何憂於病不止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

明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已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燾曰後漢陳忠傳注古者召吏

此連牛酒雜帛為文謂因居數月有廖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

賜告兼賜牛酒雜帛也

年八十終丞相

補注先謙曰陳鵬年云按史記引以建元元年

年七十一是年即以博士為左內史元朔三年為御史大夫年七

十五五年為丞相年七十七元符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

入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

師古曰繼

踵言相繼也屈音丘勿反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

師古曰言

又鉅勿反落音力之反

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補注郭嵩燾曰息夫躬

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虛為丘虛依師古前注

則此不當

至賀屈氂時壞曰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補注先謙曰說文庫兵車

讀虛為墟

藏也从車

唯慶曰惇謹復終相位

師古曰惇厚也音敦

其餘盡伏誅云弘子

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

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

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

粟之飯奉祿已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

衣服有品補注先謙曰官本而率下篤俗者也

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



而外爲詭服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曰釣虛譽者殊科達也一日違眾之服也補注先謙

曰富厚官本作厚富夫表德章義所已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

孫之次兒爲適者師古曰見者胡電反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次謂世次魯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補注何焯曰此莽借宏以自衰大耳史家不探其隱而錄之

卜式河南人也已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

脫音他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他作徒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

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

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不習仕宦不願也使

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

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

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補注齊召南曰按平準書作持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

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為傳與式曰天子誅匈奴

食貨志復矣且贊語以式質直配汲黯尤覺不倫

奴愚曰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

臣聞上臣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

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不報式但云不報則疑為不報

弘言矣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

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已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在載籍中也若無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上識式姓名曰是

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戌邊也一人出三百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

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燾曰漢律踐更過更謂之繇戌出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戌錢者下云式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

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

也蘇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

庶長師古曰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姓師古曰風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予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少躡

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躡並音居略

宋祁曰注文今草履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少作草注作躡即今草履也引

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上過其羊

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已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

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邱巨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

也下顏音丘呂反丘與邱同兵乃丘之誤文丘去雙聲兵去非雙

聲也呂與巨形毋令敗羣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上

曰為師古曰令而又使令領酒其謀最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拜為齊王

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

其為下者宜出財已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

使臣願與子男

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

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

已盡臣節

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舉齊地言之沈欽韓曰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三齊射

手七百人

引強命中新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青州弩上賢之下詔

手五千則臨菑習弩古今所同

先謙曰博昌干乘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已德

曰朕聞報德已德報怨已直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已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孔子下有曰字是引宋祁曰

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

蘇直道者也

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

徵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

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

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補注先謙曰余謂瓚說是官本無晉說

是也四字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

謙曰官本蓄作畜注同番作蕃並是惟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

日惑一作或注同王念孫曰惑字本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日者北

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

日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爲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

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元鼎中字是也史記作金六十斤又詔文與此多不同

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舩有算

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日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何焯

日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也貶秩爲太子太傅曰兒寬代之式曰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尙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

諸博士補注王念孫曰千乘郡名非國名國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諸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

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

受業郡下皆無國字凡眾也養主給亨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亨炊也養音弋

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千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嚴斌誦引古之讖誰當貴者相

工指兒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遠相工通刺兒寬結膠漆之契徙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時行

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時行

質作

補注先謙曰質作爲人庸也司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

如此已射策爲掌故

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屬太常主故事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日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郭嵩燾曰此廷尉官屬不與郡卒史同文學卒史主行

文書下云除爲從史後又以爲奏讞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額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秩六百石掾史之屬自當下之故

知蘇說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屬綴也

非也音之然儒於武師古曰儒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

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曰儒生在其閒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爲從

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

諸司公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

卻退也皆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一已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

奏字先謙曰一當爲下

其材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

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

日鄉讀曰寬為奏讞掾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

夫曰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從問尚書

一篇補注朱一新曰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補注先謙曰表寬既

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補注先謙曰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

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

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曰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補注宋祁

束本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

此也

代反補注先謙曰裁審度也謂寬裕狹謂窘迫 曰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曰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綴屬

不絕師古曰綴索也言輪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綴索之相屬也 以器皇疏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紀喪兒負之

背也此綴屬卽上擔負者師古妄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輪租綴屬

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卽上擔負者綴

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綴下云撝額也祿下云負兒衣本不

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詁謂調理轉注也 紀李奇注綴絡也以緇布爲之絡負小兒匡謬正俗云綴負謂以

繩絡而負之與此注意同顏本不誤俗書綴爲綴故文選蜀都賦藏綴巨萬劉注訓綴爲錢貫也 課更已最上由

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音甫往反 諸儒對者五

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已封泰山上奇其書已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

張晏曰統察緝聚也如治曰縣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緝當作輯師古曰輯輯與集三字並同度書曰緝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解輯輯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度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



曰揖當為揖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紀搏心揖志亦與

輯義同小顏既知揖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詆瓚說為不通邪且虞

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踏誤朱一新曰顏云瓚說不通者謂

輯揖本同字不煩改讀瓚乃謂揖當為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為不

通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天地並

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曰非常曰為封禪告成合

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補注宋祁

雅然於文為不解文選舞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舉也祇戒

是祛有舉義宗祀天地薦禮百神是為合舉於天地神祇也祇戒

精專曰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唯聖

主所由補注先謙制定其當師古曰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

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

有執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金聲而玉

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曰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儀采儒術曰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

連也音閒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

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補注先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

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曰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

補注先謙曰丞同承孝經注前疑後丞釋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

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曰候景至癸亥宗祀曰宣重光上元甲子

肅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肅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

曰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亨也閭諱與

開同補注李桢曰武紀是歲登封在夏四月距冬至尚遠蘇說非也景謂景象武紀云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帝意封禪必有光應

是以開門候之癸亥宗祀即上云宗祀天地也甲子為癸亥明日上元即指甲子為六十日之元肅雍永亨即上云薦禮百神也爾

雅永遠也遠也遐遠有偏及之象猶虞書言偏於羣神也李慈銘

曰亨當作亨古亨字通然說文無亨字先謙曰注謂曰下當有

下字太元官本作大元是郊祀志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謂以本瑞

改建元年是歲以封禪改元元封亦其義也時尚未改故言將建

太元不指太初歷本瑞亦不追指白麟之屬公卿表寬以元封元

年為御史大夫從封泰山即在是歲而改定太初歷在後本傳詳

之上元甲子不應豫指大光輝充塞天文粲然然明貌補注先謙

初元年事也亨官本作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然明貌補注先謙

曰郊祀志云其夜若有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象日昭明也降下

光畫有白雲出封中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象日昭明也降下

符應已報德化補注先謙曰官本正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補

文充作見注大作天是上日作白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補

先謙曰官本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臣下有寬字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

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

褚大大自曰為得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自上下大字官本作夫引

宋補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為下官

本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曰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時寬有重罪繫以按道侯韓說諫

而免見劉向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前事此傳未載

後說與此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錢大昭曰向傳所云當即前以

負租課殿當免事寬之咎不止於免官免疑死字形近而謗先謙

曰負租課罪未必至死据公卿表寬為左內史後未嘗解官則有

重罪繫非此時事錢改文就已說未可從且說以元封元年封按

道侯寬時已為御史大夫則罪繫或是居位九歲中事耳稱意謂

稱上意官本注鼓作鼓是廣居位九歲官卒補注先謙曰表作

年正月延廣為御史大夫則八年是也武紀書八年卒案太初三

寬卒於太初二年十二月尤居位八年之端證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

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曰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

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曰為儀鴻大鳥

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已其羽翼為威儀遠迹羊豕之

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閒師古曰遠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曰也補注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始曰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而歎息

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

補注先謙曰史記公孫弘傳後錄此贊拔作試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磳出

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

反補注先謙曰明官本作朋是史贊同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

補注宋祁曰南本令作律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皋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畱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滑稽音骨滑稽音工

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滑稽傳索隱引崔浩云滑稽音骨滑稽流酒

器也破醢字令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顏說非

數則唐都洛下閎

補注先謙曰史贊洛作落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磳其餘不

可勝紀

師古曰紀記也

是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呂儒術進劉向王褒曰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  
臣師古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曰史贊無  
嚴延年張敞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補注郭嵩  
燕曰疑當作參諸名臣經文其  
諸二字多連用益一聲之疾徐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終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師古曰稱爲兒者還

鼠盜肉父怒笞湯掘熏得鼠及餘肉補注先謙曰史記掘熏作掘窟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

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補注錢大昕曰傳當作

傳傳音附謂附於爰書也顏訓爲傳逮似非先謙曰各本無作傳

者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集解引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

以此書易其辭處雖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

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分與前辭同不也索隱引韋昭云

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爲易與韋顏訓換同湯爲兒戲不必如平

日有移換他官考實之事捕得盜鼠亦豈煩三日復問蘇顏說是

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轉讀謂購用蘇顏解爲傳囚失

之蓋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



獄成矣掠治通有爰書訊鞠然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

後論上故下言父視其文辭也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補注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

謂成按耳于定國杜緩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先謙曰治獄之文

已具於上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

宋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

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

從俗呼為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沈欽韓

曰湯父為長安丞丞主獄凡傳逮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泛謂律

令也先謙曰劉訓爰書於義亦通但謂父以此使之書獄則非父

湯父驚異其文辭令書獄使練習非以其曉書體也沈說近之

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補注齊召南曰

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當孝文六年即以罪免矣此周陽侯

即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

言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

不亦誤乎王啟原曰田勝為卿百官表闕蓋在景帝後元之末

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補注先謙曰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

貴人補注先謙曰周陽侯徧見湯於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呂湯

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

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為此官也調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音徒釣反

土如窟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院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

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

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

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補注錢大昭曰以循分供職者為拘泥也王閎連曰言以文法律令

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所以深文拘

吏者如此先諫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

之如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曰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清曰豫居物以

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

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誦岳曰汝當知足而

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先謙曰正義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

他人也或云揜取貨利沒為己有如水盡涸也諸說以沈為長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

曰陽以道義爲交非其中心故云存也補注先謙曰道稱道也與許也道與之猶言稱許之也顏訓道爲道義則存道與之爲不辭  
 史記作陽存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讀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補注先謙曰用平亭  
 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補注宋祁曰斯本疑字下有事字王  
 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顏云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先謙曰亭卽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所見本多平字就爲之說實則亭訓均調平亦均調並無異詁也史記無平字是集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李說多亦字明師古妄加以右己說讞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白也請也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  
 五棟補注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之詞顏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擊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挈音口計反補注先謙曰言上所允行者則受而書之於板著其上請之事爲定法復舉此令以宣布上美杜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爲令也挈舉也史記作挈借字挈案古通用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奏事之意非由臣下有司

即譴湯推謝

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貴即摧折而謝也補注郭嵩焘曰推謝二字不辭史記作應謝集解

引徐廣曰應一作權是徐所見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本有作權謝者推即權之壞字

鄉謂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

師古曰如上的意補注先謙曰白官表廷

尉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官本無曰字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補注劉

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安斷之先謙曰史記作固為臣議如上責臣明漢書如下此字為衍文也劉說上責臣上當有固為臣議如

五字轉寫奪之非常釋臣瓚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

監掾史某所為

師古曰問謂非當朝奏者補注王闕運曰問即奏事猶言有時奏事先謙曰史記問作聞屬上為句

集解引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問矣先謙尋上下文義連屬不當於此處分別當朝奏與否史記問字亦未安王說是也其

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補注先謙曰所治即上意所欲

學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補注劉敞曰吏皆當作史先謙

曰史記下兩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其下並同四字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

言

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

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也補注宋祁曰注上文希字下當添幸字王闕運曰希冀古字通不

必添幸字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

是曰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

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

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

不可治上可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曰爲功

多此類繇是益尊任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公卿表元符三

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符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卽應補其缺史記表是

會渾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

音牛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

向反其事皆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曰

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補注何焯曰鹽鐵

虐助而成之故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曰師古曰既多至於日晚也論事

惡皆歸之湯師古曰既多至於日晚也論事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

幹補注劉攽曰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補注劉奉世曰並音於是

痛繩曰臯自公卿曰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

隆貴如此補注宋祁曰南本漸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

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

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孝

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

師古曰謂諸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

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寶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

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曰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為字

引宋祁曰漸本此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

師古

日郭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郭蔽以扞寇也郭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師古曰度

計也見詰自辯而曰能迺遣山乘郭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

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

師古曰震動也舊失失氣也舊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失下誤重失字官本不

漢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

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上有操字

始湯爲小吏與錢通

師古曰爲小吏之時與田甲爲錢財之交

及爲大吏而甲所呂責

湯行義有烈士之風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呂字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呂傷

湯者不能爲地

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籍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

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

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

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

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

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爲地然文似本

無意造事中之也諫辭劉奉世曰王閭運曰薦服訓藉是數

劉訓閱是言李文藉閱內中文事爲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

文下有書字以事下屬讀是也此剛書字則以文事湯有所愛史

上屬爲句不能爲地不爲湯餘地也餘以王解爲長湯有所愛史

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

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事下湯湯治論般文而湯心知

從述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蹤

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補注先謙曰言於閭里主人家臥病也

湯自往視

病爲謁居摩足趙國已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

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

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作獄官無導也引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

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

補注先謙曰兵官本作共是史

記同下有告字郭嵩燾云變告疑漢人常語韓信傳一云變告一云上書變告正言之則告變也點布傳云上變事史記作言變事

上變言變與告變同文此文謀共變李文則不詞變下當脫告字

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

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清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

送死也

補注

沈欽韓曰唐書王與傳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

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

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

券臺上書財若干并籍籍錢數貼於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

瘞錢埋墓四隅傳稱盜發者即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將入朝

是四隅所瘞不在家藏中也

之時為至前師古曰至湯念獨丞相曰四時行園當謝補注

此要約元龜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季之月當遣使往諸陵起居蓋

沿漢制後改二時巡陵通典五十二唐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卿

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首

行事與漢丞相四時行園之制不異

曰豫無豫謂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晏

不干其事也

曰見知故縱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

其罪罪之也

今此云三者蓋以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曰

術至右內史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王最最邊通學短長師古

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諱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

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補注沈欽韓曰劉

向上戰國策云舊號或曰短長鬼谷子權篇智者不用其所短而

用愚人之所長唐趙蕤著長短經命名本此先謙曰官本師古作

應劭是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此下引張晏不當在師古後也正剛

文及注短長史記並作長短又注長短二字集解作行長入短剛

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

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

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曰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

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

大手相左也右助也是左右皆相佐助之義左即佐字楊惲傳左

證明白證驗也謂其事有徵驗左者從旁佐益證成之證以事言

左以人言助之以實其語也凡手之用順者為右相悟者為左助

成其罪名使無所遜飾是相悟也故曰左證顏注楊惲傳曰湯且

言當時在左右見此事者也與此注並據左右為訓誤曰湯且

欲為請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

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

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已吾謀告之者師古曰湯不謝又陽

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已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

八輩傳責湯

蘇林曰薄音主薄之薄薄悉責也師古曰以文薄次第一一責之

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

日分音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

補注

扶問反宋祁曰南本今

天子重致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爲計

師古曰言引決

也何多已對爲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迺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吏陛下幸致位三公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越本作致位三公史記位作爲

無已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塞答也言無以答上責望

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

師古曰贏餘也

昆弟

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

何厚葬爲載已牛車有棺而無槨

補注先謙曰

日欲令湯貧狀上

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補注先謙曰美湯母之智乃盡

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已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

補注郭嵩燾曰續志尚書令掌奏下尚書文書成帝初置尚書

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卽所下尚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尚書後購求得書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顏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

已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

大將軍霍光秉政已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已朝無舊

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已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已康寧夫親親

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

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詔上有

下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

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曰安宗廟其益封萬

六百戶

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則元封三千戶也

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

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曰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曰勸百寮是曰

朝廷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

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曰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

古師

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

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

其位曰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

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呂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

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

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呂居大位繼大將

軍後唯天子財哀呂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先謙曰財猶少也言惟天子少哀憐之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尙不可誰更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謙

更作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

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呂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

呂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

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福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呂問左右乃

赦敬呂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寤益也職典樞機呂謹慎周密自著外

內無間

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

病而移居補注

先謙曰後說非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舉

賢達能

補注先謙曰達薦進也

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

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

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漸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為通先謙曰勿官本作弗顏注後說是有郎

功高不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

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

已而郎果遷

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曰

過失

師古曰問已有何失

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

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師古曰較明貌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

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為光祿勳郎有醉

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旨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



如何曰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曰恚怒誣汗衣

冠

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使殿上

五

通典職官七同周壽昌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

字

通典職官七同周壽昌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

婢

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

皆

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

署

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誣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告郭嵩燾云作

署

無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

義

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

延

壽求出補吏上曰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

爲

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初安世

兄

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獄室

兄

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獄室

曰

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後

而

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

爲

掖庭令而宣帝曰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

孤

幼所曰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誓令受詩爲取

孤

幼所曰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誓令受詩爲取

許妃已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已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補注先謙曰廷誤官本作庭下竝同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

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何焯曰以封侯告墓故曰封其冢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

字蕭注先謙曰官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蕭

本注在無子下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為子也賀早死之彭祖又小與上

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上下六字與下居冢西

關雞翁舍南八字為一句謂處補注居冢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

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押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

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為子而詔仍稱賀時賀有孤孫霸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

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宋祁曰詔都內別賦張氏無名錢

曰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曰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

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

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

意所不及者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開反補注先謙

曰感即憾省文見吳世案隱左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傳釋文皆可證故顏釋感為恨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補注先謙非所望也

曰言今遽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顏說失之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曰輔天年補注先謙曰專精神少思慮也安世復

強起視事至秋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八月丙寅薨天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積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音節事反

也音服補注宋祁曰注文幢也下別本漸本並無也字先謙曰官諡

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冢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甯縣南

呼張車騎冢王啟原曰杜為杜陵之三年安世始薨賜塋陪陵也

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杜陵人不應此獨否疑傳寫脫一陵

字將作寫復土起冢祠堂補注錢大昭曰祠堂起於漢龔勝傳勿

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朱邑葬桐鄉西郭外民為起冢立祠後漢

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廬舍祠堂崇

多上子延壽祠借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補注錢大昭曰陳畱風俗傳云陳畱尉氏縣安陵鄉故富

平縣也別邑在魏郡補注錢大昭曰魏郡之別邑當在武始縣故安世六世孫純封武始侯先謙曰錢說未審辨見

下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已為有讓迺

徙封平原并一國補注先謙曰徙封後仍舊名故侯表地志富平并屬平原戶口如故而租稅

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補注錢大昕曰表作敞古書勃為散教與敞字形相涉因譌為敞耳

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補注王先惠曰湯傳作獻食丞案續志太官令有

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本注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

酒果丞主果此獻食丞蓋即主飲食之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

之左丞太官不主貢獻物蘇說失之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繆者妄也補注先謙曰謬官本作繆是後湯立功

西域世已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補注先謙曰其家之閣殿也古

通稱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

死分施宗族故舊

師古曰言將死之薄葬不起墳臨尙敬武公主時多以財分施也

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敵之既謂元后爲嫂是則元

帝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陳作臣是下姊字作妹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

近臣游宴放已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

爲放供張

師古曰供音居川反張音竹亮反

賜甲第充已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

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

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錢大昭曰具南監本闕本作其

先謙曰官本作其是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已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

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

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

師古曰五柞與柞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已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已過放

師古曰以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

大夫方進

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

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

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

景武强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召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微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

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莽古奔字補注周壽昌曰古者宮室通訓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

宮中即室中也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

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

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補注先謙曰弟官本作弟是幸得勿

治補注王啟原曰幸冀也下吏當考實其罪今放行輕薄連犯大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

補注郭嵩燾曰所奏事皆在前前侍御史云云與前蒙恩相應請連犯大惡罪名顯著前已蒙恩不加究治故但請免歸國也驕

逸悖理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

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已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

一豔反補注先諫曰厭服也

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

入侍中太后已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

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

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

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

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

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

戰鬪方略山川形勢

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

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為武始侯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郡也武始是魏郡縣非富平鄉先謙曰後書純傳云建

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

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富

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張湯本

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

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凡三徙復還杜陵

補注王啟原曰延壽以後不隨陵者元帝徙處其陵也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讀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

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合病死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卽在漢書中未經別出邪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著尙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漢興已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內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排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終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杜周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杜氏諸云字長孫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曰周

為爪牙補注先謙曰縱在酷吏傳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

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為寇

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

記使案邊失亡乃為御史上有云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是所論殺甚多奏

事中意任用師古曰曰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滅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

次骨李奇曰其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其治

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反史記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

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

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

言其大凡耳鹽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鉤命決云

篇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鉤命決云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

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邕獨斷策書制長二尺

短者半之命諸侯以策書罪免亦賜策以尺一木邕所述漢制策

簡如此說文檄二尺書段注引後漢光武紀注說文以木簡書長

尺二者謂之檄與前書高祖紀同蓋古本說文如此檄與常簡宜

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尺二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策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疏又云春秋

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

以尊經儀禮疏云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

尺惟刑書策三尺朱博傳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

故自漢相沿以為三尺法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

用鑄定九年竹刑注鄧析造刑法書之竹簡說文范竹簡書古法

有竹刑鄧析益私造之故取簡易書之竹簡秦漢以後因相襲用

木簡長三尺者以示嚴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姚鼐

言漢官書制必三尺天子詔亦三尺沈氏因據春秋緯之文以漢

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  
短諸儒但据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  
專曰人主意指爲獄獄者

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補注沈欽

令三曰格四曰式韓曰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

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敕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補

此而使彼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注先謙曰當合也音丁浪反言

法無一成惟以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清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

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太府

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補注郭嵩燾曰漢制郡

國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此言公府及郡國之獄皆由廷尉一歲

尉鞠治如以郡吏專屬太守亦誤先謙曰太官本作大是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

曰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

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

法深刻故也

大氏盡詆已不道已上

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反補注先

更音工衡反

謙曰罪至不道極矣更無所謂不道以上也索隱道字絕句廷尉以上屬下讀謂吏具獄以上之廷尉及中都官也似當從之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

補注

先謙曰公卿表周爲廷尉十一年免數之應在天逐捕桑弘羊衛漢二年而是年即書周爲執金吾則中廢幾數月

皇后昆弟子刻深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

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年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先謙案周天漢二

年爲執金吾三年遷御史大夫据武紀天漢二年秋大搜因泰山琅邪羣盜起復遣暴勝之等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周

之逐捕盡力正在斯時史記周傳明言逐盜捕治也後七年爲征和元年乃書巫蠱起二年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坐巫蠱誅逐捕

與巫蠱兩事本不相涉据公卿表周爲執金吾時弘羊爲大司農此蓋桑衛昆弟子皆在逐捕中非指弘羊本身所云衛皇后昆弟

子亦非即巫蠱坐誅之衛伉也周執法不避貴戚上曰爲盡力無故武帝嘉之必奉合後事以此傳爲謬失理甚矣

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久任事列

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三子延壽延考也何焯曰褚先生書田仁事云

爲吏則夾河爲郡守者延壽延考也何焯曰褚先生書田仁事云

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

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觀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報虐無或爽也家訾累巨萬矣

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補注宋祁曰空字下疑有

今字彙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

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

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

病而移居補注先諫曰前說是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

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補注先諫曰初首先三字同義復出



不辭初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

之曰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穆荃孫曰通志引風俗通云董奉為後

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皆曰為桑遷坐

父謀反而侯史吳滅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

也反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補注宋

曰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

吳不得赦奏請覆治趙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少府徐仁即丞

相車下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

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已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召下外內異言

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爲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

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已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

道恐於法深

師古曰誣誣也次下亦同

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

其素行也

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補注先謙曰好言美言也謂丞相素無定見而爲美

言於下以市惠皆其素行顏頊好爲呼到反則爲好言三字不辭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狀猶言無禮

延年愚已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師古曰言在位已久

是爲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

詆

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已及丞相恐不合眾心

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爲重事也

光已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已及

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謫也補注先謙曰說

並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

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

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在宜修孝文時政示已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不登下言儉約寬和則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

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

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令延年平處復奏延

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言之於上言字下屬若於復奏下加言字

則是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

補注先

官試蓋若今之試用官員外則至為縣令或抵其罪法

師古曰抵

內則兩府除用掾吏滿歲以其事狀奏聞

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補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如言

注先謙曰官本特作持法下有也字

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

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合決疑

也補注郭嵩燾曰吏民上書宜下丞相御史兩府其有異者令延

年平處非徑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無涉漢官儀諸

吏給事中日上朝請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吏郎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時爲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用或由廷尉議罰第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爲光信任故常專主其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事也如顏失考

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曰定策安宗廟益戶二

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

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二千戶益封三千三百六

十戶此傳云益戶二千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訛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詔有司論定策

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

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

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

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

臣侯表通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迷誤爲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

安和備於諸事

師古白言皆明習也

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

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

謀反誅上已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

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年身

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植曰太僕掌輿馬故有苑馬及官奴婢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

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已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師古

曰比於諸郡不爲最也

上已璽書讓延年

師古曰讓責也

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

強

補注劉奉世曰繫當爲擊字之誤也

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

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補注

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舊儀云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

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己失不逞

康寧盡思百姓未能緩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  
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助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  
問賢俾賢能反本又民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  
為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也 延年

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

視事三歲召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

金百斤牛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

篤補注錢大昭曰疾南監本闕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

後漢與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

也補注先謙曰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已

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類曰趙充國也臣瓚還為諫大夫遷

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

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

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光引宋西羌

反緩輒上書入錢穀曰助用前後數百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以甘露三年為太常七

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當元帝初元三年

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

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補注穆荃孫曰兩目無故不好為吏茂陵

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曰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

杜子夏已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材

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為盲杜子夏御覽疾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

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欽惡已疾見詆毀也音丁

為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

冠反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纓同古通用字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

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宋祁曰軍武庫一

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周壽昌口積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先謙曰荀紀成帝建

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杜欽不重軍字通鑑同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曰好

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

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補注李楨曰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嚳有四妃象

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

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增九八十一合之百二十人其

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蔡邕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以上三

說皆與瓚說不合班氏白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

天子一娶九女此同瓚說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

但不必爲夏殷之制爾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

所曰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



曰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

故后妃有貞淑

之行則肩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

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男子

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

而不曰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

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師古曰間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是曰晉獻被訥讒

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被也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

鄉術入學

師古曰鄉讀曰術道也注李楨曰術道也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

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

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補注先謙曰據顏注則

正文作毋必有色聲音技能顏所見本尚不誤後人傳寫誤削色  
聲作聲色則音字為贅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刪去音字

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

作也哀太子之放逐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

是卞音盤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

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

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

忽師古曰忽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

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

宣之贊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贊

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漢人

屬文以殷高宗周宣王並稱以其為中興之君也宣紀贊佯德殷

宗周宣即以此義屬亦近也近屬猶言近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今李尋傳故屬者頗有改變與此義同

已佩玉晏鳴關雖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

也補注穆荃孫曰何焯云劉氏校本注文鳴字下更有鳴字荃孫

案此字當有后夫人雞鳴即起鳴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指玉

書故佩玉晏鳴歎康王后之晏起先謙曰列女傳建曲沃與篇云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雖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衡謝短

篇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

宏後漢紀楊賜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請青衣賦云周

宮門不擊柝關雖之人見幾而作古文苑載張超請青衣賦云周

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但願

周公妃以竊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王

充習魯詩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見

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詩規之皆用魯說是此詩乃刺康王

后夫人作者是畢公也本書匡衡傳衡引齊詩說及王應麟詩攷

引韓詩敘皆與魯詩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

說同知毛傳非也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補注宋祁曰離字下疑

詠淑女幾已配上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

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

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補注李楨曰

易緯坤靈圖正其本萬物理差之

豪釐謬以千里故君子必謹其始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

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于忽反補注先謙

曰玄誤官本作氏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

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

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

法制補注先謙曰逮亦及也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已忽不可已逮李奇曰

師古曰逮與差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與字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

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

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補注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錢大昭曰梁喜之子

先謙曰喜宣帝功臣齊氏偶有不照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謙曰迹當作虛字解猶言尋求之

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尋求而知

之也後漢儒林傳跡衰敝之所由致注跡猶尋也顏讀迹為寶字

而訓為觀得失之蹤迹非是季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

迹也平當傳宜深迹其道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即

訓為尋求臣欽愚慙經術淺薄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曰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或在劉向傳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或妻不承夫

或臣子背君父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

人事曰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

心師古曰刺戾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

也音來曷反日三垂謂東南西南也補注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曰言之曰曰戊申

先謙曰說文垂遠邊也

蝕時加未戊夫土也補注錢大昭曰夫當作未南監本土者中宮

國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作未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

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唯陛下深戒之變感呂類相

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呂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

呂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肆高宗之享國與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

丁五十九年陟偽古文出於汲郡古文之後故無逸作五十九年要在所呂應之應之非誠不立

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熒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

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補注先謙曰注景公下當有時字呂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

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

求之而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

至也御安車由轝道師古曰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養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注先謙曰太后上當有帝字

致晨昏之定省

補注先謙曰官如此本晨昏作昏晨如此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

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匱萬姓之力曰從耳目

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

曰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師古曰方正也

信讒賊之臣曰誅忠良賢俊失

在嚴穴大臣怨於不目

師古曰失在嚴穴謂隱處嚴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讀為放佚之佚雖數作謂賢俊自放於嚴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為佚

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曰佚

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

師古曰為治也

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曰全眾庶之

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師古

曰此殿在未央宮也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

師古曰以用也

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對

師古曰據

經義以對補注先謙曰官本據作取

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師古曰貞正也

不信

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

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

身克己就義恕己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泣官不敬師古曰泣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補注李楨

曰四語禮記祭義孔子之言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

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能

下終始作始終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

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補注沈

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文侯語周書及大戴官人篇略同近觀其所為補注劉攽曰當云

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曰為字下南本漸本遠觀其所主師古曰

並有主字先謙曰據下顏注明有主字是也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補注孔子曰

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



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取人之術也殷因

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

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

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當世治之所務也注補

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王念孫曰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臣竊有

對曰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臣竊有

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

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

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從

日匹婦一婦人也補注宋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

祔日說別本浙本作謀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

縱心於此則眾庶咸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

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欽曰前事病賜帛罷補注先謙

稱病故未錄用後為議郎復曰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

欽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

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

師古曰王駿

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補注

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

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

治河者

王延世或者此脫一世字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罪過

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

亦為王氏補過也

先謙曰胡常見翟及繼功臣絕世

補注齊召南

方進儒林傳欽教解胡常事無所見及繼功臣絕世曰功臣表杜

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填撫四夷

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

音竹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

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

文穎曰穰

權重於秦威震鄰

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

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便伏戲弄於心不

敵有旦莫偃伏之愛

介然有間

補注李慎曰說文介畫也畫則必有間故介一訓間間

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

就封

師古曰范雎爲丞相穰侯就國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文穎

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

師古曰武

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通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

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

補注先謙曰穀梁宣元年傳注放猶屏也

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間頃音居覓反

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

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

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

鳳亦不忍廢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

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

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

其去就之節者耳

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

亦別也台則進不則退辨之豈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非主

分介介隸形相亂經典字多互用陸氏釋文中不可枚舉

上所已待將軍非將軍所已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衛命仕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

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補注錢

大昭曰漢孟軻碑云天生仲山甫翼佐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其言與欽同

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

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補注宋祁曰南本

意爲句但治安變異四字不辭疑作息是也主上昭然知之補注錢大昭曰照南監本

作昭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

是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益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補注先謙曰元后傳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爲古文作公

無困哉非也逸周書祭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曰固公解亦云公毋困我哉

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  
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  
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爲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  
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  
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呂爲坐言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時章不以劾鳳  
見罪而以奏薦馮野王詆張美人爲罪故欽欲鳳暴揚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  
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補注  
先謙曰左昭元年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一曰引者控執之爭引  
猶言爭執也欽愚呂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補注宋祁曰南並見耶

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呂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

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呂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先謙

日官本支作友引宋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呂列

祁曰友疑當作支

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

補注錢大昕曰業字君都見公卿表

業有材能已列

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

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業爲太常七年免七年當永始三年

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

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

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補注周壽

昌曰長母王若元后姊李楨曰定陵汝南縣也長就國當出關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

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

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

奏業聽請不敬

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補注先謙曰立與業書而丞相史於長所搜得者蓋長出關時業以此市

思坐免就國其春

補注先謙曰綏和二年

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

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方進獨不坐是長厚善而

又無恐懼之心反

因時信其邪辟

師古曰信讀曰僻仲辟讀曰僻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曰眦也

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睡音五解反此故事大逆朋友坐音仕懈反睡毗睚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補注錢大昭曰在當作坐南監本闕

本不誤先謙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日官本作坐

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補注錢大昕曰翟方進傳作孫閔故

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

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

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

音慢又音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

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補注先謙曰弟同第官本作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

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

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廢也皆但曰附從方進

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常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

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屬官本作薦是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莫如先考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常山太守毛當作屯說見儒林傳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

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謂反託公報私橫厲

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曰熏轍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也音子謂反天下莫

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靡猶弭也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

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曰安國家也

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曰尉示天下補注郭嵩燾曰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尉慰

宇通百官表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張釋之傳亦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是尉亦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天下言持平以慰



安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顛亦顛字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般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涓于氏師古曰兄

紅陽侯立也姊涓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

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

據杖權臣易世補注先謙曰謂世執朝權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也宜蚤已

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誠其希有也

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已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尙存不者幾爲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矩依反

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

師呂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

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

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

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爲太常三年貶與下元壽三年丙昌爲太常合此云歲餘誤也

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補注先謙曰選舉屬官不以實也

復就

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曰前罷

黜故見闊略

師古曰闊略謂寬縱不問也

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尙帝妹潁邑

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

侯傳子至孫絕

補注繆荃孫曰業子輔輔子憲見表

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

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

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

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補迹其福祚元功

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自謂唐杜苗裔豈

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補注何焯及欽浮沈當世好

謀而成呂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

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

補注王念孫曰關雎見微即指上文杜欽說王鳳語言之用魯詩

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焉衍顯志賦亦云

美關雎之識微今愍王道之將崩顯說未窮先謙曰官本妙作細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隤音義謂罪敗而復

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隤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

毀之也隤音詭一說隤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

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補注先謙曰隤隤之或體說文境毀垣

也詩乘彼境垣傳境毀也管子霸形篇注境敗牆也抵隤謂因其

毀而擊之如劾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  
皆所謂抵其隄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  
稱朱博毀師  
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第三十

終

漢書六十